攈古錄金文卷三之二



攈古錄金文卷三之二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浙江學政加三級海豐吳式芬譔

三代

虢叔鐘 文九十一

多易旅休旅對天
子魯休揚用乍朕皇
考叀叔大林龢鐘
皇考嚴才上異才下
𩁹𩁹𤼈𤼈降旅多福旅其
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虢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
穆秉元明德御于乃辟㝵
屯亾臤旅敢啓帥井皇考
威儀□御于天子卣天子
多錫旅休旅對天
子魯休揚用作朕皇
考惠叔大林龢鐘
皇考嚴在上異在下
數=能=降旅多福旅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享

齊古林字合觀伊氏一器寶林鐘二器兮中大林鐘又兮中

大夾鐘楚公太簇鐘知□象屋廡形□卽□之變□□又□之變古屋廡之廡與繁無之無同字書洪範庶草繁廡說文引作庶艸繁無無字本从林此林字更从無益見繁無之義

許印林說□御于天子卣句卣又作𠧪讀爲所汗簡引華岳碑所作□卽此字

又虢叔鐘 文九十一

釋同前器

又虢叔鐘文九十一

虢叔旅曰丕顯皇考惠叔

穆穆秉元明德御于厥辟得

純亡愍旅敢肇帥井皇上

威儀□御于天子迺天子

釋同前器

虢叔編鐘文二十九

釋同前器

又虢叔編鐘 文二十六

釋同前器

又虢叔編鐘文十七

釋同前器

右銘文九十一者凡三器㫄文二十九二十六十七者各

一器

邾公華鐘文九十三首一行末一行依原本分作兩行

隹王正月初吉乙亥邾
公華巽乃吉金元鏐
赤錯用鑄乃龢鐘以
作其皇祖皇考曰

余𦑳龔威
忌慭穆不
墜于乃身鑄其龢鐘
以卹其祭祀盟祀以
樂大夫以
宴士庶子
𠅘為之聽元器
其舊哉公舊壽
邾邦是保其萬年無
疆子孫永寶用享

右銘文九十三者凡一器

無專鼎 文九十四

隹九月既望甲戌王格
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
南中右無尃入門立中廷
王呼史友冊命無尃曰
官嗣空王遉側虎臣錫
女元衣帶束戈琱戟縞

縪彤矢攸勒緣旂無尃
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
作尊鼎用享于朕烈考用
割眉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師奎父鼎 文九十四

隹六月既生霸庚寅王
格于大室鄃馬井白右
師奎父王呼內史駒冊
命師奎父錫載市絅黃
元衣帶束戈琱戟旂用
鄃乃父官双奎父拜稽

首對揚天子丕㕵魯休

用追孝于烈中用作尊

鼎用匃眉壽黃耇吉康

師奎父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翁祖庚說司乃父官之司當讀作嗣與上司馬文同而義異古文簡質不嫌兩用司乃父官之下作兩手形是守字之借不必依小篆釋作友朋之友守从寸从手以理攷索葢無不合

曾伯霥簠 文九十四

以行用盛稻粱用孝
用享于我皇祖文考
天賜之福曾伯霥遐
不黃耇萬年眉壽無
疆子孫永寶用之享

隹王九月初吉庚午
曾伯霥哲聖元武孔

業克狄淮人印燮繁邑
湯金道賜金行具既俾
方余羼其吉金黃鑪
余用自作旅匜以征
以行用盛稻粱用孝
用享于我皇祖文考
天賜之福曾白霥叚
不黃耇邁年眉壽無
彊子子孫孫永寶用之享

又曾伯霥簠 文九十二

釋同前器

張石匏說攸當作狄說文从犬亦省聲此从犬从亦詩泮水箋狄當作剔治也淮从唯古文唯隹通下一字阮釋及徐釋夷夷古文作𡰥此尸卽𡰥之省左僖十六年傳會于淮謀鄫

爲淮夷病故當卽是事女釋抑說文抑案也从反印變和綏
安也言案邑拊循也旣說文云小食也行具旣卽周禮倉人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是也卑俾省方釋卞
卞法也鑄之彝器以垂法錯釋鑪黃鑪二字見張仲簠銘荔
鑄金之肰匠古文簠段遐省阮氏云卽鄫夏之後國爵爲伯
而春秋作子後王貶之也開福案通志氏族畧夏少康封少
子曲烈于鄫襄六年莒滅之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據
此爲仕魯之世所造器無疑也
徐籀莊說曾伯鄫子也古文酆作豐邢作井鄭作奠鄧作登
鄦作無郜作寺並省邑旁伯伯仲非矦伯之伯霚字見后鼓
文此从雨从黎省字同黎鄫子名悊卽哲字哲聖元元武武

孔業當與后鼓文君子員員邋邋員游同一讀法狄說文从
犬从亦省聲此从犬从亦不省淮尸卽淮夷淮字从唯古文
隹亦作唯夷古文作尼此尸卽尼之省左僖十六年傳會于
淮謀鄫且東畧也注鄫爲淮夷病故又鄭氏詩譜魯頌僖十
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泮水狄彼東南
箋狄當作剔治也東南斥淮夷克狄淮夷與狄彼東南事正
相合印當讀爲抑說文云抑按也从反印變讀若溼幽溼也
綏古文妥下也溼妥邑謂海濱斥鹵之地從淮夷者閟宮所
云大東海邦是也抑溼妥邑猶詩皇矣云以按徂旅妥邑二
字合文湯鋈省鋈金美金謂所賂者泮水亦云大賂南金道
賜金謂爲道路之賜金左襄九年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

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昭十四年傳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且撫其民分貧振窮此云道賜且卽以所賂之金撫卹倍至賜金二字合文行亦道也旣說文云小食也行具旣如周禮倉人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是也卑俾省方字與無專鼎同象俾方使民知義也鋁同鑪張仲簠作鏞黃鑪鑄金之肰養字从老取養老之義叚遐省銘中業與邑鑪與簠福與壽彊與享征行盛粱養享皆相韻字慭聖吉金雙聲克狄旅簠疊韻

右銘文九十四者凡三器尃文九十二者一器

師艅敦蓋 文九十九

隹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
在周師□宮旦王格大室
即位嗣馬□右師艅入門
立中廷王呼作冊內史冊
命師艅繼嗣徒乃錫赤市
朱黃旂艅拜稽首天子其
萬年眉壽黃耇畯在位艅
其蔑曆日錫魯休艅敢對

揚天子不顯休用作寶敦

艅其萬年永保臣天子

何子毅說師艅器屢見舊以爲司工審文或是司徒也蔑無也歷數也言無盡也二字嘗見此更多一日字末言永保臣天子較他文爲古直

翁祖庚說子毅釋文精審其闕字尤見矜愼至司徒字焯然可辨似毋庸致疑矣蔑曆二字鐘鼎屢見子毅作無祘解似不若從舊訓蘁没爲長然蘁没之訓亦未甚確緣他器二字有不連用者知其非駢字也尙書異文有優賢揚歷之語歷訓歷試亦當訓功績歷字與从日之字古人恒通用義當相近洛誥我乃是不蘉蘉勉也此蔑字義當相近然則蔑歷者

謂懋勉其功績耳

許印林說𠙴从二ㄋ相對卽糾字汗簡𢆶出古論語

右銘文九十九者凡一器

伯晨鼎文一百

隹王八月辰在
丙午王命韓侯
白晨曰卲乃祖
考侯于韓錫女
巨鬯一卣元衮衣
幽矢赤舄駒車

畫旂𩊚爻虎韔
冟□里幽攸勒
旅五旅弓三矢二旅
弓旅矢□戈□
□用夙夜事勿
廢朕命晨拜稽
首敢對揚王休

用作朕文考眉
公宮尊鼎子孫
其萬年永寶用

鬲攸从鼎文一百依原本每行分作兩行

佳卅又一年三
月初吉壬辰
王在周康宮
辟大室鬲从
以攸衞牧告
于王曰女□

我田牧弗□
許鬲从王命
相史南以□
虢旅廼使攸
衛牧誓曰□
弗具友鬲从
其祖射分田

邑則□攸衛
牧則誓从作
朕皇祖丁公
皇考惠公尊
鼎鬲攸从其
邁年子孫
永寶用

右銘文一百者凡二器

吳彝蓋 文一百又二

隹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
成大室旦王格廟宰朏右
作冊吳入門立中廷北鄉
王呼史戊冊命吳𤔲旃眔
叔金錫䰜鬯一卣元衮衣赤
舄金車桒固朱虢旂虎冟
東裏桒較畫轉金甬馬四匹
攸勒吳拜稽首敢對揚王
休用作青尹寶尊彝吳其
世子孫永寶用隹王二祀
右銘文一百又二者凡一器

師晨鼎 文一百又三

隹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
在周師彔宮旦王格大室
卽位嗣馬共右師晨入門
立中廷王呼作冊尹冊命
師晨正師俗嗣□人隹小臣
善夫守□官虎杲奠人善
夫官守友錫赤舃晨拜稽
首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

用作朕文祖辛公尊鼎晨
其□□世子孫其永寶用

寰盤 文一百又三

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
寅王才周康穆宮旦王各大
室即立宰頵右寰入門立
中廷北鄉史𢦚受王令書
王乎史淢冊易寰玄衣黹
屯赤巿朱黃鑾旂攸勒戈
琱㦰厚必彤沙寰拜稽首

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
寅王在周康穆宮旦王格大
室即位宰頵右寰入門立
中廷北鄉史共受王命書
王呼史減冊錫寰元衣帶
朿赤市朱黃䜌旂攸勒戈
琱戟縞韠彤矢寰拜稽首

敢對揚天子不顯叚休命
用作朕皇考奠白奠姬寶般
褱其邁年子=孫=永寶用
右銘文一百又三者凡二器

召伯虎敦 文一百又四

隹六年四月甲子王在葊
召伯虎告曰余告慶曰公
厥稟貝用獄諫為伯有
祗有成亦我考幽伯幽姜
令余告慶余以邑訊有司余
典勿敢封今余既訊有司
曰侯令今余既一名典獻

隹六年四月癸子王在旁
召伯虎告曰余告慶曰公
乃鄙貝用獄□爲伯父庸
父成亦我考幽伯幽姜命
余告慶余以邑訊有𤔲余

典匆敢封今余既訊有嗣
曰厌命今余既一名典獻
伯氏則報璧琱生對揚朕
宗君其休用作朕烈祖召
公嘗敦其萬年子孫寶用
享于宗

又召伯虎敦 文一百又四

隹五年正月己丑琱生又
事召來句事余獻寑氏以
壺告曰以君氏命曰余考
止公僕亭土田多□弋白
氏從詰公宕其參女則宕

其貳公宕其貳女則宕其
一余緐于君氏大寵報寢
氏帛束璜召伯虎曰余既
□厎我考我母命余弗敢
辥余或至我考我母命琱
生則堇圭
右銘文一百又四者凡二器

師酉敦 文一百又七

隹王元年正月王在吳格
吳大廟公族□釐入右
師酉立中廷王呼史秅門冊
命師酉嗣乃祖商官邑人
虎臣西門及能及秦及
器
京及卑弓及新錫女赤市
朱黃中絅攸勒敬夙夜
勿廢朕命師酉拜稽首

對揚天子丕顯休命用作
朕文考乙白究姬尊敦
西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盇　釋同

又師酉敦文一百又七

器　釋同前

隹王元年正月王才吳各吳
大廟公族𩠐釐入右師
酉立中廷王乎史牆冊命
師酉嗣乃且啻官邑人虎
臣西門夷𩰫夷秦夷京
夷𢑚身夷新易女赤巿朱
黃中絅攸勒敬夙夜
勿灋朕命師酉拜䭫首
對揚天子不顯休命用乍
朕文考乙伯宄姬尊簋

盉 釋同前

又師酉敦 文一百又七

釋同前器

叉師酉敦 文一百又七

釋同前器

㻯阮釋鴻未䧢䄉門似一字碧落碑靡作䧢恐此字下半亦从非邑下字阮釋及今案是人畀下字阮釋人今案是弓能秦京畀新上字阮皆釋卪今案是及秦阮釋奏秉二字𦃃阮釋𥿋今案皆未是

揚敦 文一百又七

隹王九月既生霸庚寅王
在周康宮旦格大室卽位𤔲
徒單白內右揚王呼內史先冊
命揚王若曰揚作𤔲工官
𤔲□田甸眔𤔲居眔𤔲□
眔𤔲寇眔𤔲工司錫女赤
環市䜌旂俟騢取貝五寽揚
拜手稽首敢對揚天子不

顯休余用作朕烈考憲白寶
敦子孫其萬年永寶用
𤔲凡七見前二見皆讀司後五見皆讀治𤔲工司亦治工司
也與上𤔲工文同義異工司作司是當時自有司字而𤔲徒
𤔲工必作𤔲者籀倚緐也工司獨作司不作𤔲者慮混淆也
侯駿猶僕御田甸僕駿等字筆畫多泐而輪郭俱存惟田甸
上一字及𢀛字不可釋
右銘文一百又七者凡五器

大敦蓋 文一百又八

隹十又二年三月
既生霸丁亥王在𩃧
侲宮王呼吳師召大
易趞睽里王令善夫豕曰趞睽
曰余既易大乃里睽賓豕章
帛束睽令豕曰天子余弗敢
吝豕以睽履大易里大賓
豕訊章馬兩賓睽訊章帛束

隹十又二年三月
既生霸丁亥王在䣂
侲宮王呼吳師召大錫
徙䙺里王命善夫䍙曰徙䙺
曰余既錫大乃里䙺賓䍙章

帛束嬰命每曰天子余弗敢
啻每以嬰履大錫里大賓
賓每雕章馬兩賓嬰雕
章帛束大拜稽首敢對
揚天子丕顯休用作
朕皇考烈伯尊
敦其子=孫=永寶用

許印林說此篇大旨王以睽里錫大使徙居乃先命敏傳命于睽睽以禮賓敏曰命出天子余何敢叜敏乃以睽履大錫里履猶今言踏勘正彊界也大既得睽里乃賓敏以禮亦賓睽以禮作器以紀榮幸也事與管子奪伯氏駢邑相類睽尊

天子命而弗敢啚其退有怨言否則未可知也觀大之賓禮敏重而睽輕似大有意見古事無徵不能强說㑊賑通啚㚇𤅊也篆作𦁊卽籒文牆之右畔微省𨳏疑徒字履古文从舟从頁从足此省足猶齊侯鐘作頣省舟也左傳僖四年賜我先君履注云履所踐履之界烈與大鼎烈字稍有繁簡要是烈非剌

右銘文一百又八者凡一器

虢季子盤文一百十一依原本每行分作三行

隹十又二年正

月初吉丁亥

虢季子

白乍寶盤不

顯子白壯武
于戎工
經維四方搏
伐玁狁于洛
之陽折

周[illegible]宮
[illegible]奉御王曰
白又孚肩又
令王易
來乘是用乍

王易用弓彤
矢其央
易用戉用政
䜌方子子孫孫萬
年無疆

隹十又二年正
月初吉丁亥
虢季子
白作寶盤丕
顯子白庸武
于戎工
經維四方博
伐玁狁于洛
之陽折
首五百執訊五十
是以先行趄=

子白獻
俘于王=孔嘉
子白義王格
周廟宣
榭爰鄉王曰
白父孔顯有
光王賜
乘馬是用左
王賜用弓彤
矢其央
賜用戉用政

䜌方子〻孫〻萬

年無疆

張石匏說右盤銘八行行十有三字二年五百五十皆二字合文趞王子〻孫〻皆重文凡百十有一字案其文是紀伐玁狁之功〓是虢字子白虢季之名說文無玁狁字上一字嚴省文下一字假借作〓說文㲋進也从夲从屮允聲易曰㲋升大吉其爲玁狁字無疑是文與敔敦同義彼述追南淮之事此述追玁狁也彼自洛而伊此云洛之陽也〓彼作〓薛釋傒案傒字不見說文當是繫字說文奚从𦃃省聲𦃃籀文系字淮南字本經訓傒人之子女注傒與囚繫之繫同蓋合於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之文卽詩執訊獲醜也獻下一字義字

省文加卽嘉省義又从芉从古文[illegible][illegible]見毛伯敦王格于宣
[illegible]薛釋榭[illegible]見石鼓文从广與廟同義說文無榭字惟見于
徐氏新附宣榭講武屋春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正義服
虔曰宣宣揚威武之意𠁁說文从夭从𡕒賁省聲與丞同意
此从夭从屮省文爾䫂卽頩說文頩好皃从頁爭聲爭隸變
往往作爭頁从[illegible]古頁與見每混如顯亦有从[illegible]者[illegible]當是
光字叶韻葢稱子伯孔好有能光我國家耳王賜乘馬是用
左王句賜用弓彤矢其央句說文央中央又久也賜用戉用
政緣方句戉說文斧也从戈乚聲司馬法曰夏執玄戉小戴
記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也是盤出郿
地葢西虢所造器漢書地理志虢與郿同屬右扶風又曰西

虢在雍州此其地也太平寰宇記郿縣在鳳翔府東南百里虢縣在鳳翔府南四十里虢與郿近虢縣廢而入于郿九域志郿縣有虢川亦一證案史記周本紀宣王不脩籍于千畝虢文公諫注賈逵曰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爲王卿士韋昭曰文公虢仲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內也此云虢季子伯定爲虢仲之後不知卽文公其人否詩小雅六月序謂宣王北伐而從臣稱尹吉甫於此知子伯亦與有其功者惜史遷未箸北伐之年後人莫得而考然以是銘證之知其銘功鑄器卽在北伐之後固始蔣孝廉湘南精于推步謂以泰西法推之宣王十三年正月辛巳朔七日丁亥亦合初吉之文銘云經維四方經維卽經畫轉訓爲經營卽詩江漢所云

經營四方也博伐玁狁于洛之陽據六月詩意彼時玁狁整居焦穫侵鎬及方以至于涇陽王師追之遂奔洛而至太原故詩于吉甫著其事之始終此于子伯紀其功之一節也昔陳倉有石鼓今此盤出自郿同是紀宣王之盛且其篆文亦頗類石鼓使昌黎見之所謂薦諸太廟比郜鼎者殆不是過

與道光十九年己亥秋日

呂堯僊說案大紀云虢仲虢叔爲文王卿士仲封于西虢叔封于東虢路史仲之封爲西虢在岐今鳳翔虢縣東遷之際自此之上陽爲南虢矣其處者爲小虢秦滅之盤出寶鷄縣虢川司地方與鳳翔相去數十里當爲東遷以前之西虢至僖公五年爲晉所滅者卽東遷以後之南虢其地在宏農郎

今之陝州與鳳翔相去幾及千里以出土之地定之則此盤爲西周之器無疑且盤文有可與六月之詩互證者詩曰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盤文云博伐玁狁于洛之陽周官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則涇與洛同爲雍州之水說文涇水出安定开頭山在今平涼縣西卽空同山也東流經縣北又東過涇州入陝西界經長武淳化永壽三縣至涇陽縣南高陵縣西南入渭今平涼隆德華亭崇信四縣皆漢涇陽縣地陝之涇陽乃漢池陽縣地苻秦始析爲涇陽縣葢古以涇水發源之地爲涇陽今以涇水入渭之地爲涇陽名同而地異則詩所云涇陽當在今平涼界也山海經白於山洛水出其陽東流注於渭白於山

在今慶陽府安化縣東北二百五十里洛水源出焉東南流入陝西甘泉縣界南流至鄜州經洛川中部宜君三縣之間至同州府朝邑縣之南入渭自明成化中改流趨東則逕入于河矣又案今固原州地漢置高平縣元鼎三年于縣置安定郡後移郡治臨涇以縣屬之後魏仍曰高平正光五年置原州取古太原及高平曰原爲名并置高平郡唐宋以來互有沿革至明宏治十五年始改置固原州又今鎭原縣卽漢臨涇縣地唐元和元年于縣權置原州名曰行原州大中三年州還置高平廣平後復爲行原州宋金皆曰原州元改曰鎭原州明洪武初始降爲鎭原縣則詩所稱太原當卽今鎭原固原地非今之陽曲盤所稱洛之陽當卽今慶陽地非今

之洛陽慶陽與鎭原相距百里鎭原與固原相距百里鎭原固原與平涼相距亦百里皆在洛水之陽蓋䧹指其地則曰太原統言其地則曰洛之陽也太原之非陽曲顧亭林閻百詩諸人早已辨之得此盤相爲印證其義益明矣玁狁事見于古書者詩之外惟竹書紀年有二一在厲王十四年玁狁侵宗周西鄙其事在十二年以後一在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其時其地皆與詩合此後別未見伐玁狁事則銘文所云當卽是事蓋其事在五年至十二年乃作盤紀功也且紀年所載六月伐玁狁後秋八月卽繼以方叔帥師伐荆蠻必其時玁狁荆蠻相爲倚伏故卽以北還之師轉而南伐是銘既云薄伐玁狁又云用政蠻方當卽

指其事更與釆芑詩詞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若合符節矣先行軍之前鋒也六月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集傳啟開也行道也蓋以元戎十乘爲軍之前鋒而開道于先也正與此文合子白之伐玁狁于盤文見之方叔之伐玁狁于釆芑之詩見之蓋是役也以尹吉甫爲帥方叔佐之而子白爲之先行也戓當作馘戈乃或之省文巛乃首之省文倒書耳或釋作戎以巾爲十之變體於義亦通王孔下乃加字嘉加古通用宣廟當從左傳杜註講武屋解蓋上文既云王各周廟不應更言宣王之廟明矣諸釋已極精詳茲就鄙見所及更贅數語於後

張石舟說此盤與焦山無專鼎皆周宣王時物也無專鼎云

惟九月既望甲戌甘泉老友羅君次球以四分周術推得爲宣王十六年己丑之九月十七日儀徵相國歎爲精确癸卯秋穆南游邗上出此盤相證更以次球之術演之盤首云惟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據李淳風五經算術注云周術上元丁巳至魯僖公五年丙寅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七百六十九算案僖公五年上距宣王十二年一百六十二年應減一算爲一百六十一以減積年得周術上元丁巳至宣王十二年乙酉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六百八算外盈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去之餘八百八爲入紀年如蔀法七十六而一得積蔀十命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戊午七丁酉八丙子九乙卯十算外得甲午蔀其不盡之四十八即爲入

蔀年是宣王十二年乙酉入甲午蔀四十八年以章月一百三十五乘之得一萬一千二百八十如章法一十九而一得五百九十三爲積月不盡十三爲閏餘是年閏十一月以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七乘積月得一千六百四十六萬一千八十七如蔀月九百四十而一得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一爲積日不盡七百四十七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五十一爲大餘命起甲午算外得周正建子月卽正月爲乙酉朔其丁亥乃月之三日也焦山之鼎有月日而無年得此盤相證其代益顯相國聞之尤稱快也至盤文與小雅六月皆紀宣王北伐時事六月曰侵鎬及方至於涇陽此冦之來路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此冦之去路太原之非今陽曲金仁山已知疑之亭林百詩東樵遞相綜覈其

義愈明然顧胡謂太原卽北魏原州今固原州地而百詩又疑之曰秦中地以原名者不可勝數不能確指何地則仍無定論也今案此盤文曰博伐玁狁于洛之陽班志洛水出北地歸德北蠻夷中括地志洛水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山在今慶陽府合水縣北二十里洛水出山東北流經唐洛源城而東南流至洛川縣南中部縣東與沮水合自是以後洛兼沮稱不名洛矣以地望診之寇之來也至於涇陽蓋及今平涼鎭原之界而止周之禦寇也於洛之陽蓋駐軍今合水安化二縣境王師敵壘相距在百里內其地廣平卽詩所謂太原矣顧閻諸君之論亦以此盤證之義始大明又詩主歸美宣王故但述戎車旆旐之盛盤主銘子白之功故詳臚折首

執醜之數獻戫酬庸之典皆足補經文所未備其有功於經甚大盤出陝西鳳翔縣重今權四百七八十斤銘鐫於腹四隅有環自古重器若斯之鉅者葢尠陽湖徐君燮鈞令關中購得之今載歸毘陵矣

陳壽卿說右盤銘百十一字八行行約十三字盈者以合文重文縮之重約今權四百八十餘斤花文四周每面銅環二銘鑄盤內咸陽令陽湖徐傳兼燮鈞宰郿時所得今載歸其家東武劉丈燕庭喜海觀察秦中始搨以傳徐云盤出寶雞縣虢川司地劉云出郿縣禮邨田閒溝岸中並云對岸土圮出二大鼎一可容四石重約七百斤餘一重四百斤餘均有銘在土人家未能訪搨不知亦子白所作器否辛丑春燕庭

來都以盤本見贈海鹽陳南叔克明猶子粟園畯以所裝本屬識其文曾爲攷釋數百言今春呂堯僊太史佺孫自其鄉致搨本復贈一紙並索前題因再加攷正以補前說案子白或釋子伯祺釋如字如齊桓之名小白不得以季而名伯也武上一字上作毌从庚下作日當爲用之半泐是庸字庸古同用說文庸用也从用庚卽玁厰說文嵒也一曰地名敢卽狁从允加牟蓋歷履之意與玁之从敢加厂同也說文阬高也隰𡰥也任昉彈曹景宗文獯獫侵軼暫擾疆陲𨙸說文从邑从垂垂邊也均可互證詩采薇序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出車往城于方傳方朔方近玁狁之國六月序宣王北伐也于洛之陽或以洛陽爲東都非北伐所至

爲疑案說文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漢志左馮翊褱德縣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寖夏官職方正西曰雍州其川涇汭其浸渭洛鄭註洛出懷德桂未谷晚學集以說文旣舉馮翊又兼北夷爲淺學所亂而以歸德北夷界中六字爲潞下訓闕入並以漢志直路縣沮水入洛淮南子洛出獵山二洛字均當爲潞其說甚詳要之歸德爲褱德之誤則無可疑六月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傳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釋地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于玁狁也漢志池陽隸左馮翊涇說文水出安定开頭山涇陽東南入渭漢志安定涇陽縣注涇水東南至陽陵入渭雍州川是洛

與涇同爲雍州之水玁狁侵周南至涇陽周伐玁狁北至洛陽其爲西北洛水之陽非卽東都之洛陽明矣執下一字祺釋爲訊燕庭疑繫字訊古文作䛌又作訙古史記言古有作卂汗簡者詩執訊獲醜箋云訊言此从卂从口與古言同中卽卂或謂女非从糸者寓縶維之義詩出車采芑兩言執訊此銘亦述伐玁狁事文義當同是訊字也桓同桓書牧誓疏釋訓云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武志也桓又作狟說文狟从犬亘聲周書曰尙狟狟𢦔日照許印林孝廉瀚引字林馘截耳則作耳獻首則作首以爲从或省首耳釋作馘祺案戒卽俘之易人从戈而孚又省子亦以戈獲俘之意左氏晉侯獻楚俘于王是俘字也宣廚卽宣榭爾雅榭亦謂之序唐韻古者序榭

同故从广从射春秋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杜預曰宣榭講武屋孔穎達曰楚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知榭是講武屋也公羊傳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注遂以宣宮爲宣王之廟藏宣王中興所作樂器穀梁傳亦以宣榭爲藏樂器之所漢書五行志亦曰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案說文宣天子宣室也史記賈誼傳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漢書刑法志上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東方朔傳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宣榭宣宮宣室其訓當同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處臺榭榭之名宣蓋取明揚可證服虔宣揚威武之說且公羊止言宣宮未言宣廟不

知註何以遽定爲宣王之廟並以所藏樂器爲宣王中興所作也榭杜預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李巡曰臺上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而歇前歇前者無壁也夫以無壁之榭而爲樂器所藏則公穀所云未可盡信而此之成功告廟以講軍實楚語爲可徵矣鄉卽饗省食作鄉詩彤弓一朝饗之箋大飲賓曰饗禮郊特牲大饗註此大饗之諸侯也儀禮士昏禮舅姑共饗婦註以酒食勞人曰饗盉王旣格廟受俘因于宣榭講武之所爲饗禮以勞子白也𣪘从𢍏从見覯說文無之或釋覬覬說文顯也嘉興張叔未廷濟藏周史頌敦器銘曰日揚天子顯命顯从覯作𣪘追敦盉銘曰敢對天子顯揚亦作𣪘與此俱同是覯卽顯之

異文也用政緜方者維時北狄既伐而南蠻未靖遂賜以征伐之權是子白之博伐玁狁用政蠻方與方叔之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時事並同則是盤爲宣王時物無疑篆法與后鼓同可定后鼓爲宣王時造足破諸家聚訟曰十有二年更可徵伐玁狁事在宣王十二年以前矣首十五字是記丕顯下是銘銘文方陽行王鄉光央疆相韻古味盎然玩其辭意與六月采芑同而后鼓則車攻吉日之文洵足並傳千古矣

右銘文一百十一者凡一器

善鼎文一百十二

唯十又一月初吉辰在丁亥
王在宗周王格大師宮王
曰善昔先王既命女佐正
□矦今余唯肇纘先王命
女佐正□矦監□師戎錫

女乃祖旂用事善敢拜稽
首對揚皇天子不伓休用
作宗室寶尊唯用錫福唯
前文人康虔共屯余其用
各我宗子雩百生余用匄
屯魯雩邁年其永寶用之

彔伯戒敦蓋文一百十二

隹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
曰彔白戒謠自乃祖考有
婚于周邦右闢四方惠弘
天命女肇不墜余錫女䰜鬯
一卣金車賁幬較賁鞃朱虢

□虎冟𥧌裹金甬畫
轄金巨畫轉馬四匹鋚勒
彔白戒敢拜手稽首對揚
天子不顯休用作朕皇考
釐王寶尊敦余其永邁年
寶用子孫其帥井受茲休
右銘文一百十二者凡二器

師寰敦 器文一百十七蓋文一百十三

王若曰師寰□淮人譎我
貟晦臣今敢博乃眾叚反
乃工事弗速我東域今余肇
命女率齊師曩贅秝兆左右
虎臣正淮人即餗乃邦嘼曰冉曰𢍰
曰鈴曰達師寰虔不墜夙夜卹
器

乃穡事休既又工折首執訊
無諆徒騣毆俘士女羊牛孚吉金今
余弗叚組余用作朕後男巤
尊敦其邁年子孫永寶用享

蓋 釋同

案弟六字或疑是惑惑亂也古只作或後人乃加心速籀文跡字或作蹟詩小雅念彼不蹟傳曰不循道也贅蓋器二字繁減不同詩大雅具贅卒荒傳贅屬也疏贅猶綴也謂繫綴

而屬之稴古文禾字此借作和兆眾也𢿱卽𢽳字說文𢽳穽
堅意也讀若概集韻作㱚音殘害物貪財也又說文𣦼殘穿
也讀若殘是𢽳㱚實一字篆文作𣦼而隸作𣦼也嘼卽畜字
匡謬正俗載武成往伐歸獸獸字作嘼字林嘼音火救切人
之所養也陸德明曰嘼是畜養之名𢽳其邦之所畜如下文
所俘羊牛是也或曰嘼卽獸省說文獸守備者也言𢽳其守
備也𦎫字見齊侯鐘薛尚功釋作㭉冉㭉鈴達疑皆淮地𤖅
說文牆籀文作𤖅穡古文作𤗃此借𤖅爲𤗃商書舍我穡事
言師袁能於行師憫惜農事也徒馭二字見石鼓文馭卽馭
馭與御通詩徒御不驚
翁祖庚說譎爾雅曰嶠危也郭注嶠未詳嶠譎同字若訓譎

爲危比譎詐之義尤古竟讀爲畺古竟畺字通穀梁傳越畺逆女本或作竟周語候不在畺周禮候人注引作候不在竟史記功臣表畺侯鄧人徐廣曰畺一作竟景景亦竟之譌畺晦臣猶曰封畺臣也和兆疑是楚申二字案淮在南近于楚申故命二國以師屬于袁猶左氏傳所云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冉恪鈴達疑是四人名諆讀若記古其諆諅曩記字並通無記猶言無算也說文子籀文作𢀈此銘正作囟有髮之狀則子字也語義亦通

許印林說晦是㽙字周禮作畂古作萌或以田爲義或以民爲義亾則其聲也萌又依聲假借之文此从田从民乃會意

字眞卽杞借𣏟疑許或楚眞𣏟二國名賛𠂤則二國人名命袁師齊師及杞之賛𣏟之𠂤左右虎臣共征淮人也袁或卽齊人王命爲師故器言齊師葢僅言師

右銘文一百十七者凡一器

宗周鐘文一百二十

來逆卲王南
夷東夷具見廿
又六邦唯皇上帝
百神保余小子朕
猷有成亡競我唯
司配皇天王對作
宗周寶鐘倉倉悤
悤雝雝用卲各丕顯祖

考先王其嚴在上
能㲻降余多福
余□孫參壽隹琍
割其萬年畯
保三國

王肇遹召文武菫疆
土南國服要敢臽虐
我土王臺伐其至戭
伐乃都服要迺遣閒
來逆昭王南
尸東尸具見廿

又六邦隹皇上帝
百神保余小子朕
猷有成亾競我隹
司配皇天王對作
宗周寶鐘倉₌乇₌雄₌
雝₌用邵格不顯祖

許印林說遹述也召紹通辜敳通怒也迁干通求也迋進也
本字義亦可通㽙與福或韻薛書晉姜鼎三壽是利與亟德
韻於古音屬之部皆不應是利字或即域本字㽙从工从刀
朿則刻木彔彔之形疑即刻字刻克通

右銘文一百二十者凡一器

虎敦 文百二十四

隹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在楚
屖格于大室井伯內右師虎即
位中廷北鄉王呼內史吳曰冊
命虎王若曰虎貳先王既命乃
祖考事商官司左右戲緐荊今
余隹帥井先王命女叓乃祖考
商官司左右戲緐荊敬夙夜勿
廢朕命錫女赤舃用事虎敢拜
稽首對揚天子不㔻魯休用作朕
烈考日庚尊敦子孫其永寶用

許印林說此銘乃錫命師虎之詞召穆公名虎然詳其詞意

似非宣王所以命召公者楚居見季娟鼎薛阮兩款識皆箸錄其銘云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麓令小臣夌先相楚居阮云案周王無徙居楚麓事此王疑是王子朝子朝僭亂時號西王將竄荊蠻命臣通使理或然也瀚案此說未允周之盛時天子巡狩方嶽衡山在楚安見無徙楚麓事南宮中鼎銘云王命中先相南國貫行埶王居周人言南國多指江漢之域鄭氏詩譜云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詩南有樛木毛傳云南南土也鄭箋云南土謂荊揚之域漢廣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甘棠序云召伯之教明于南國江有汜序又云江沱之閒國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韋注云南國江漢之閒也引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爲

證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唐固曰南國南陽也水經注江水引周書曰南國名也又引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江漢南陽皆涉楚境是南國執王居正楚居矣南宮中周宣王臣亦曰南仲見詩常武及無尃鼎宣王既伐荊蠻親將伐徐江漢之滸蹕道所經楚有王居亦無足異惟伐荊伐徐通鑑綱目前編繫之二年竹書紀年分繫之五年六年此銘書元年皆不相當則非宣王事且細繹季娟鼎銘曰王在成周又曰王徙于楚麓楚麓與成周必相去不遠薛氏引博古錄以成周爲西周又云說文林屬于山爲麓則徙于麓者謂其山之林麓蓋如書言大麓之類意蓋不以楚爲楚國楚麓特西周之林麓耳瀚案此說麓是說成周非楚字亦究無箸竊

謂成周自是東都之成周春秋大事表云今河南府城西偏故河南縣爲周王城卽周公所營洛邑平王東遷居此府城東二十里洛陽故城爲成周卽周公所營下都敬王遷都於此是也東都自有地名楚左氏昭二十二年傳王師軍於京楚杜注云京楚子朝所在而不詳京楚所在其春秋地名於周地列京京楚注云二名闕也程氏啟生春秋地名辨異於一地二名類列京與京楚謂京一名京楚與杜說同瀚詳審傳文似不然傳上言子朝奔京又云京人奔山又云鞏簡公敗績於京下言辛丑伐京皆不連楚爲言獨王師軍於京楚連言楚蓋京爲一地楚爲一地楚近京故師軍於京兼及楚子朝在京故下但言伐京不言楚其次年傳上言圍郊下言

郊郭潰亦以郊郭相近圍郊卽逼郭故郊潰郭亦潰詎得謂郊一名郊郭乎注家不得郊所在猶知郭所在故不誤京楚則舉不知所在遂不復深考耳然京楚所在雖無明文今據傳云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則京楚前城相近可知水經注伊水引服虔前城注云前讀爲泉周地也又引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前城距洛陽五十里京楚當亦相若洛陽卽成周故王在成周徙楚麓也楚麓楚居定爲此楚似覺可據說文云楚叢木一名荆也荆楚木也六書故云楚荆也楚地多產此故以名國然則地名楚者以其多叢木僃有楚邱因有楚宮楚室其地有榛栗椅桐梓漆足徵多

叢木楚麓楚居亦猶是矣井伯或讀井爲邢或如字皆通阮釋舀鼎井叔云古文鐘鼎家皆以井爲邢案周公子所封邢侯字从幵从井者爲鄭地邢亭二字不同攷穆天子傳有井利秦有井伯是古有井氏應讀本字瀚案漢隸字原漢隸分韻隸釋隸韻隸辨等書邢形郱三字多通用又或書刑爲刑書形爲形是古人从幵从井之字互相假借讀井爲从井之井可卽讀井爲从幵之郱亦無不可以古音同部故也餈饐之古文玉篇作飬一切經音義十三作飫四聲韻引林罕集崔希裕纂古作餈推尋六書當是从食弍聲集韻五質盍悉切噎饐貳同字正式从弍古文一與壹通故小篆从壹古文从弍此篆作飵葢升一於弋上又小變其平橫之勢耳諸書从弋者弍之省从

戈者謌也楊鉤增廣鐘鼎篆韻引林罕作𢦏足證四聲韻之誤矣饐飯傷濕也此則借爲歎詞書金縢對曰信噫傳云噫恨辭馬本作懿云懿猶億也孫氏尚書今古文注疏云詩大雅懿厥哲婦箋云懿者有所傷痛之辭也疏引此經爲說易億喪貝釋文云本作噫干寶注億歎辭也又大雅抑篇楚語作懿韋昭云懿讀曰抑王氏尚書後案亦引瞻卬箋國語注爲證又云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徐邈音噫韓詩云抑意也周頌噫嘻成王定本作意淮南繆稱曰意而不戴高誘曰意恚聲蔡邕石經論語意與之與古文意作抑然則噫意懿抑皆同也劉熙釋名釋言語篇云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說文無憶字當作意馬訓億億說文訓安于義無取疑馬注亦

當作意與劉熙合也瀚案瞻卬箋本文是有所痛傷之聲也孫王皆引作有所傷痛之辭葢誤記論語子曰噫包注云噫痛傷之聲正與鄭義合噫億意抑懿各有本義經典作歎詞用皆假借噫億意抑懿既可借則饐亦可借饐懿唐韻並乙兾切饐則壹聲懿則恣省聲壹聲古音至部恣聲古音脂部雖相近而不同疑懿訓專久而美實兼壹恣兩義今說文或經後人改易當是从壹从恣省壹亦聲故得與饐同音而同借爲歎辭也凡人之音由喉則阿烏至由鼻則噟噫億鼻之噫即喉之烏烏長言之則曰烏乎噫長言之則曰噫嘻噫饐音近烏於字同書傳言於多矣此言饐猶言於新王發命念昔先人未言而吁嗟將之斯所以有痛傷之聲乎祖作𠂤檢

萃篆凡且旁字作虘旁者多下加又今所傳陳逆敦祖作𣪘
虢季氏敦組作糸皆與此且合商官卽適官阮氏款識師酉
敦銘云冊令師酉𤔲乃且商官釋云𤔲讀爲嗣商通商殄師
酉之祖爲商官所食采邑周初不改卽命酉嗣守之也商或
釋作啻以爲酉祖名亦通今證以此銘兩釋皆非矣𤔲𠂇右
戲䋣𤠔者𤔲釋司釋治皆通今左右字古作𠂇又今佐佑字
古作左右此左則從古右則同今盄和鐘奄有下國作〓不墜上帝作丄與此同例
葢彼時𠂇又左右已多參用故一用正文一用借字也石鼓文左驂旛旛右驂騝騝時西周時左右已與今同
戲當卽戲字說文戲三軍之偏也是
其本義乃徧考古書訓詁無與許合者史漢屢言戲下義似
不遠而顏師古注云大將之旗又云軍之旌麾又言漢書通

以戲爲麾是麾其本字戲特借字非許義也段氏說文注云偏若先偏後伍偏爲前拒之偏謂軍所駐之一面也桂氏義證云襄三年左傳舉其偏杜注偏屬也正義偏者半廂之名故傳多云東偏西偏軍師屬已分之别行謂之偏師傳云彘子以偏師陷是偏爲廂屬之名也馥案傳云帥偏師以修封疆又云司馬令尹之偏杜注偏佐也易師左次旡咎崔憬曰偏將軍居左左次常備師也桂氏又嘗於說文條記五則一引桓五年左傳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注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此葢魚麗陳法一引成七年左傳以兩之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注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

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一引昭元年左傳兩
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服注司馬法云
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
二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
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一引宣十二年左傳其
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服虔曰左右廣各十
五乘百人一卒言廣有一卒爲承也五十人爲偏二十五人
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一引
邵寶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爲廣廣之所有百人故曰一卒亦
古偏法也一卒之外又有承副之卒焉其數如偏之兩兩二
十五人也廣之所有一卒一卒百人也一卒之外又有餘卒

爲承副者二十五人爲兩故曰卒偏之兩車法在古爲偏在今爲廣葢舉古今錯言之不直曰若干人而必曰卒曰偏曰兩者今法不離於古也瀚案桂氏此五條較義證更爲詳備據此知楚之廣卽古之偏廣分左右而此銘戲亦分左右則戲與廣同制故說文云戲三軍之偏也戲之本義惟此銘足以當之由是推之鄭之左右拒越之左右句卒葢皆戲之遺法緐𤎫未聞既承左右戲爲言當亦軍制名目如左氏傳所稱專參啟胠者矣井與上井伯字同彼通邢此則通型義各有當猶吏商官則爲使下用吏又爲事也𠭯乃祖考文見曶鼎錢氏獻之釋𠭯爲更阮云字通賡續也敬作𢀸卽苟字从从羊省𠄌則更省勹从包省𠃌卽勹勹裹也象人曲形有所

包裹此固足以概包義不須从包省苟訓自急敕經典罕用或以無曰苟矣苟日新當之亦殊費解說此云苟夙夜勿廢朕命讀爲苟字義亦可通然牧敦𢦏敦寅簋皆有敬夙夕勿廢朕命之文牧敦作[illegible]與此畧同𢦏敦則作[illegible]寅簋則作[illegible]㩁是敬字葢敬亦从苟定爲敬省當得其實灋古法字此借作廢齊侯鎛鐘晉姜鼎牧敦𢦏敦寅簋皆然薛氏云法有時而廢故古人通作廢字猶治亂謂之亂也昜作[illegible]象蜚飛之形𢦏敦作[illegible]薛氏廣鐘鼎韻篆入象形類是也對揚天子不㔻魯休阮氏款識師遽敦筠清館金石錄寶父鼎皆有此文遽敦惟少一魯字阮吳並釋㔻爲顯不知何據瀚案書大誥弼我丕丕基立政以並受此丕丕基傳並訓爲大大基爾雅

釋訓丕丕大也謂此疑此不𠀠卽丕丕上丕借不下丕作𠀠以見重意或當時自有此書法故轉相仿效耳魯旅通衆也烈作𣪘見廣鐘鼎篆韻引晉姜鼎薛款識博古圖所摹小異筠清館金石錄大鼎用作朕𣪘考己伯盂鼎與此正同睽敦又作𣪘特反書筆畫小有繁簡讀者皆釋爲剌誤矣日庚者阮氏款識有日庚父癸彝乃日庚爲其父癸作器此則虎爲父日庚作器也阮釋旂鼎日乙云日乙者商人以生日爲名字商之先有上甲微史記索隱曰皇甫謐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微始譙周以爲死稱廟主曰甲也案此日日乙他器有曰日庚日辛者並廟主之稱或以爲祭日者非是祭日必卜非有定也瀚案阮說日乙義甚當然

必以十干爲名者爲商則猶沿舊說其實商周皆有之商周之世庚日生人不可億萬計其見於器銘者不一二不可謂此日庚卽作父癸彝之日庚也日乙日庚日辛而外又有日己日壬日癸蓋十干咸備或見或不見耳古器銘多佶聱難讀又或剝蝕摩滅此銘古雅隱順豪髮無譌從來箸錄家皆未收楚居有禆地輿饐戲有禆小學故詳說之以俟好古君子訂正焉或云竹書紀年宣王元年甲戌春王正月王卽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復田賦作戎車此銘云尉左右戲緐𨛫似與作戎車合師虎卽召穆公召公輔政錫命固不止此此特作戎車之一命耳詩六月云戎車既飭既飭云者溯其已成之功言之豈將之者吉甫作之者召公歟然紀年今本殊

不足據而銘云先王既命乃祖考使適官治左右戲緐𢦚今

余惟率型先王命命女更乃祖考適官治左右戲緐𢦚究不

似宣王命召公語姑備一說以待質

右銘文一百二十四者凡一器

兮田盤文一百三十三依原本每行分作兩行

即次即市敢
不用令則即
井僕伐其隹
我者侯百生
氒貯毋不即
市毋敢或入
䜌宄貯則亦
井兮白吉父

乍般其眉壽
萬年無疆子
孫永寶用

隹五年三月
既死霸庚寅
王初格伐玁
狁于嚣盧兮
田從王折首
執訊休亾敃

王錫兮田馬
四匹駒車王
命田政嗣成
周四方賨至
于南淮人舊
我員晦人毋
敢不出其員
其賨其進人
其貯毋敢不
即歸即岑敢
不用命則即

㓝嚴伐其隹
我諸侯百生
乃貯毋不卽
岑毋敢或入
䜌宄貯則亦
㓝兮白吉父
作般其眉壽
萬年無彊子=
孫=永寶用

翁祖庚說銘中有各伐玁狁語或疑各伐不辭案各乃畧字
左傳天子經畧又曰吾將畧地焉又曰晉侯治兵于稷以畧

狄土即此義也淮人舊我畺畮人毋敢不出者言淮夷本在版圖之內必不敢不出迎也百生即百姓毋敢或入䜌宄言毋使姦宄入境䜌或是䦨之省說文䦨妄入宮掖也讀若闌漢書所云闌入也

許印林說陸友仁研北雜志云李順父有周伯吉父槃銘一百三十字家人折其足用爲餅槃鮮于伯機驗爲古物乃以歸之此兮伯吉父槃銘連重文一百三十三字與陸氏所稱合或即其器歟未覩其器不知足有缺否據注云下半缺即當日折足餅槃未可定也

陳壽卿說三足並坐俱鈌即困學齋器也

右銘文一百三十三者凡一器

攈古錄金文卷三之二

男重周
重憙校字
孫崵
欽
崑校字
幽摹文







